

回望草原

王雪瑛

草原,对于我来说,是一种现实,也是一种梦幻。在上海早春3月的风里,我回味着内蒙古草原的清香。

从呼和浩特,一路向西,穿越鄂尔多斯草原、敖伦布拉克峡谷,到达阿拉善左旗。这是我在2015年的8月,开启的第一次草原之旅,草原晨风中的清香,草尖露珠的晶亮,夕阳落日的余晖,马头琴声的悠扬,还有蒙古包百年积淀的祥和……真实的细节,难忘的瞬间汇集起草原之旅开阔的现实,又氤氲成心中的梦幻。

我们从上海、重庆、北京、南京汇聚呼和浩特。当我走出机场,已经是下午3点。在8月的阳光里,蒙古族诗人恩克·哈达和他们的友人已在车前等着我们,坐上两辆越野车,我们开始了草原之行。我们都是恩克·哈达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,除了我比他们高几届,其他3位都是哈达的同班同学。几年前,还在北京鲁院学习期间,大家就已经向往着到草原来,到哈达的家乡来,草原,我们都心驰神往,愿望终于成了现实。

越野车在蒙古高原的山山岭岭间穿行,草原越来越近了,天越来越黑了,当黑暗笼罩四野的时候,当车内的蒙古长调穿透黑暗的时候,我感觉草原到了。茫茫的夜色中,看不见草原的面容,而我知道,我就在草原的怀里,草原的怀抱无比宽阔,我分明听见了草原的心跳。

越野车停在深夜里,我下车,站在葛根塔拉草原上,满天的星光,犹如遥远的灯盏,明亮着我的前路……坐另一辆车,比我先到的恩克·哈达和友人站在蒙古包的门口迎接。已是深夜,他们还没有休息,让我感动又不安,接过他们手上的哈达,表达着深深的谢意,诗人对我说:“您是第一次远道而来,是草原尊贵的客人,我们一定要等……”真挚的话语和桌上的牛羊肉以慰路上的风尘。

不知困倦的星光引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年已百岁的蒙古包,第一次住进百年蒙古包,不是因旅游而建的蒙古包,而是牧民生活过的蒙古包,我仿佛住进了牧民的家。夜深透了,我带着儿子合衣而睡,黑暗中看不清细节,没有陌生的违和与不安,而是自然的亲近与融入,感觉着草原的怀抱不仅仅是天高地远的宽广,还有着历久不散的温度,还产生了一种真切地幻觉: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,心里有一首歌,这首歌从我一进入草原,在无边的黑暗中,就在心里默默地吟唱……

哈达的呼唤和晨光一起将我唤醒,让我欣慰的是儿子也高兴地起身,目光清澈地望着我,从上海到北京,再到呼和浩特,一路上被暑热、晕机、晕车纠缠不休,身体不适的儿子健康格了,朝霞晕染着他的脸,神奇,草原神奇地治愈了他的一切不适。此后9天的草原之行,他都生气盎然。

走出蒙古包,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,晨风带着草原的清香,吃过早饭后,我们赶去大茂旗参加了著名的草原那达慕,看过了骑手的扬鞭策马,骏马的飞奔驰骋,牧民的欢呼雀跃,留下了草原最生动传神的画面……

夜晚的草原,宁静而凉爽,我安然入睡,梦中的草原,长风浩荡,马鬃飘动,骏马在嘶鸣中飞驰而过,留下了马蹄哒哒,仿佛从八百年前的征战中来,又向着草原深处绝尘而去。

出发,去草原的深处,牧民诗人的家!我们怀着期待,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。越野车行驶在鄂尔多斯草原上,阳光透彻着茫茫草原上的青草和花儿,这如梦似幻般的美,不是梦境,不是想象,而是现实。那首《蒙古人》是这样唱的:“养育我的这片土地,当我身躯一样爱惜。”千百年来,蒙古高原的牧民们逐水草而居,靠放牧维持生活,对待草原,爱惜、敬重、祭拜,视大地为母亲。

车过一片牧草茂盛的草场,我们下车,奔向青青草原,浩荡的清风吹拂着我的裙裾,我深深地呼吸,全身心地沐浴着草原的清香。哈达惬意地席地而卧,斜倚着一片牧草,躺得轻松自在,犹如骏马回了家园。我们纷纷仿效,真实地躺在草原的怀里,感觉自己如同蓝天下的牧草和小花,享受着草原的辽阔和宽厚……

我们重新上车,路上看见的草场,并不都是牧草青青,也有花草稀疏遮不住黄褐色的泥土,草原出现沙化,是草原人心里的痛,也是我们心里的忧。哈达是草原的孩子,他对草原的热爱,对土地的亲近是与生俱来的,倾听草原的心跳,感受万物的呼吸,与草原上的生命和谐相处,是大自然的养育,让哈达笔下的诗句如草原上的河涓涓涌流,从青春年少提笔写诗至今,20多年过去了,诗歌是他对草原的娓娓诉说,喜悦与忧伤,激越与沉静,稚拙中的孤独,成熟中的汇聚,伴随着他生命的成长。

孟春时节,西部边城还是冰天雪地。清晨,打开客厅窗帘,不经意间,发现窗台上一盆君子兰开花了。惊喜之中,赶紧来到花盆边仔细查看。从叶片中挤出的花苞,努力地向向上,有一朵已张开了口,正在开放。随后的几天,君子兰一天一个样,花朵盛开的也多起来。于是,我每天都要去窗台旁。

刚开始,我发现长出的花柱上

与病毒对抗的日子里,他们从舞台去了流水线

谷一飞

已是3月9日凌晨4点。走出位于嘉定的这家口罩工厂车间时,天空的底色正从黝黑转成青亮,进门时的狂风大作也化为了淅沥春雨。

在经历了连续7小时工作后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义工分队成员们的行动选择颇为相似——就近找到地方坐下,歇口气,也顺带揉动几乎抬不起来的胳膊、腰和脖子。慢慢褪去的还有耳边挥之不去的机械噪音。

这里距离市区30公里,开车回家得花不少时间。下一刻,一个得到确认的数字瞬间抹去了身体疲惫感——“32000个”。这是属于这个18人团队刚刚交出的口罩产量。更具体点,在他们全力以赴的操作下,6条自动流水线在这个夜晚开足马力。要不是喷染布库存不够,这个数字还能跳得更高。

义工行动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,这相当于邀请了为数众多的网友作为“云监工”在屏前围观。微博评论里有人说,“不在剧场的日子,还是能感受到熟悉的温暖”。

很直白的话,却精准指出了“口罩义工”发起的初心坐标——当生活突然改变模样,走下舞台的这群戏剧人,正尽己所能想再多做一些,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。“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,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”。他们默默行动的路径,亦如这句箴言所描述。

与病毒对抗的日子里,口罩以及口罩生产者都变得极度紧缺。知乎平台上,专业网友细致解读其中原因,“每台机器的最大功率是一天75000个,大概也就是0.5秒/只的效率下一天的生产量,但这种功率下的工作量极其巨大,目前口罩生产的人员紧缺,根本就无法做到0.5秒/只的生产效率”。

这样的背景下,当一条坐标上海急寻口罩志愿者的微信开始传播,上话人迅即捕捉并扩容为展开“组团”行动的触点。胡晓辉第一个刷到了这条讯息。几乎没加思索,就联系上发信者并报名。作为上话服化组组长,超过二十年服装制作的经历,让她觉得自己应该属

于“专业对口”。

但后来的实践证明,口罩制作其实很简单。首次上岗是在2月27日晚上9点,差不多是在一个小时之后胡晓辉有点找到感觉。“准确地说,能跟上机器的节奏了”。这种高密度节奏,抖音视频有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描述——“以子弹出膛速度生成口罩”。不仅如此,“全自动线除了更换原料时停一下,基本没有刹车,简单重复操作还要兼顾机器上的线。半自动放口罩片容易卡,人的手势直接决定废料率。”

为胡晓辉的朋友圈点赞后,上话工会主席姚承颖的第一个念头是——“这事得让更多人一起来做”。很快,从上话领导到工会委员,都因为一份志愿者招募实施计划忙碌起来。第一时间把3月8日团队前往的日子定下之后,姚承颖还觉得不够踏实,“毕竟不是人人都有服装制作经验,万一一做不好就给工厂添乱了”。

好在3月1日这天晚上为数不多的“散客”名额

被秒到了。几乎以“在线等”的速度,一个包括了剧场管理、舞台监督、服化设计、演员以及“上话家属”的五人先遣小队集结完毕。那一夜加上凌晨,一老搭四新的组合加上其他志愿者这十余人,除了完成42000个口罩,还为上话后续团队顺利上工做足了准备。

1张A4纸,6条事项。从“穿着轻便衣裤可减轻身体负担”,到“佩戴一般防护口罩即可”……在反复回想了整个生产流程后,能想到的角角落落被

尽数写入了这张“义工队通知”。但义工名额会如此抢手,却是大家没有想到的——整个上话共有近百人报名。严格对照“身强力壮”“心灵手巧”以及“很能熬夜”这三条“标配”,其中的20多人被劝下了。目前,这份名单上依然还留有70多人。

为此“不服不忿”的人多了去了。63岁的舞美退休老员工陈龙清,就对着标准一条条翻扯“自己差在哪里”。最后还是上话领导出面,才算是暂时安抚住了。思来想去,他还是决定做点什么。3月8日临出发前,陈龙清买了一堆吃食托人带到工厂。龙叔特别嘱咐,这顿夜点心必



须由他请,就为给大家补充力气。

随后发生的这个细节,让团队很多人重温了久违的剧场仪式感:唯一的休息点安排在凌晨12点过后。当舞台监督来告知“放饭了”,大家极默契地分批次进行补给。15分钟后,又都不等“开工”令下,已高速度回到生产线旁。个中要素,如同对于平日里装台、卸景、拆台的过程进行了复刻一般。只不过,这次不仅地点特殊,目标更不同寻常——“人歇机不歇,机器不停转”。

这场接力还在向前传递——3月28日凌晨5点,一段满溢着自豪的文字留在了朋友圈,“3月1日至今,已有4支上话义工队去口罩厂了,每一次都在刷新纪录(合计产量160100个)。2020年3月的妇女节、植树节、世界戏剧日,我们都在流水线”。

上话官微评论区,有人为这些跨界义工点赞:“会不会有这份幸运戴到这爱心口罩呢?”“谢谢你们!”



荠菜为江南名菜,茎叶清香,宜和猪肉作馄饨、圆子等点心馅料,只是一年中惟冬春野生于田埂河滩,量少而季令短,不能人工种植。清咸丰年间,虹桥童家宅成功育出家种荠菜。因人工种的荠菜叶大而肥厚,状如船桨,人称板叶荠菜。

留种之术秘不外传,种植也惟童家宅一地,面积二三十亩。村民倪郎亭,得家传,种植尤为得法。一到播种时季,做园地,独自下田落籽。籽落三日,出苗,苗斩齐如砥,长后茎叶鲜嫩肥大,菜贩争抢批购。同宅邻家所种,或落籽不出苗,或出苗到收成要用时一两个月,且田间菜苗稀疏无力,叶小而老,叫做碎叶荠菜。

1954年,朗亭加入童家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向社主任童银福公开其种植之法。种植荠菜,留种最为重要。荠菜籽粒娇嫩,一般人家收毕总堆放一处,不晾晒,致籽粒发热变质,色先蜡黄,再变成紫红色,下籽自然不会出好苗。留好籽,有三要点:一是留籽枝茎一割下,须日晒半天,再经手搓下。二是籽搓下后,经筛网轻筛,薄摊晾干。三是干后再晒三个日头,收放于经日晒的陶甕。此后,郎亭的荠菜留种、育种技术在虹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广,荠菜上市量从每年5000斤提高至10万斤。1963年,推广至虹桥全公社,1966年再推广至上海县全部菜区。继后至大江南北,北京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等地都有引种。今荠菜全国各地四季应市。



春暖了。是啊,我们去观海!但是,你上次观海是多久以前的事呢?还记得看海的感觉吗?或者,从现在开始,为自己找个理由,去看海吧!

海洋是一种不同的视野,当在岸边时,你眯目远望,那海天连接处,一道细白长线随着潮汐向你的眼帘跌撞过来,片刻后,波浪带来的沙沙声越来越明显,蔚蓝海水卷动沙滩,清凉地拍击着你的足踝。

但你却正自等待,脸上笑意未尽,眼中是远方另一处投奔而来的海浪。

或者你在船上伫立,扑鼻的海盐味夹杂着湿润海风,迎面而来,船头笔直朝着目的地向前航行。而不管你在海上或是海岸,你视野的方向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专注的前方”。在陆地上,有太多的巷道让你兜兜转转,有太多的形色迷惑我们的视野,所以,来看海吧!

正因为大海一望无涯,我们反而能轻巧地收束起内心纷扰的意念。

正因为大海规律的潮汐反复,我们的心情就舒展,再也不会高低不平。

正因为大海是一种特别的视野,它带领着你我向前,向前,再向前。

猜猜看,大海里面有什么?有水,有盐,有沙,有生命。细算下来,另一个问题可能是最佳答案。说真的,大海里面,什么都没有。

另一个问题则是,你我的肚腹中有什么呢?没错,我们的肚腹跟大海倒是相近,不只装养分,也多少装了废物,但还是有点不同的。古人说“饱读诗书”,现在又说“一肚子墨水”,是的,我们还装着点智慧,但那“满腹心事”,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吗?

心事人人皆有,你都往哪儿倒了呢?有时候,我是往大海里倒。百分之百,积多了心事是不健康的。虽然心病难医,但又有一句话,心结还得自己解,系铃人就是自己。

艳阳天,我到了迷人、神秘的东海岸,我望着海,解着心事。我告诉大海,我迷失了目标,该怎么办?

大海回应我一阵又一阵的波浪,每一个浪头都坠着白细的浪花,浪花退后时,留下了招潮蟹小步快奔,而海浪声到面前的时候益发浩大。

我看看自己,我有小招潮蟹的勇敢吗?海浪一波一波地压过来,这样的觅食讨生活,勇敢的个性,已是习以为常了吧?

我回想起生活,每一天都是这样波涛不断吗?毅力是否驱使我不断向前呢?我过着的生活,绝对可以比大海丰富多彩多姿,而大海从不嫌它自己的生活单调,鼓浪节拍永不落后,我想,我应该更认真才是。

最后,我想起那些没来这边看大海的人,不禁自问,我可以当他们的大海吗?

我可以承载他们的心事,一如大海响应我热情的海涛吗?我可以让他们看到,我能像一只小招潮蟹般地抗压吗?我可以每天都带给我周边的人一波又一波的美丽,让他们更有活力吗?

我决定,有空找他们一起来看海。我更决定,我要努力成为他们的大海,让他们随时随地都看得到。

燕子一路追着旖旎的春季,她到了哪儿,哪儿就是温暖的春天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赏春记
责编:殷健灵



窗台上的君子兰

贾双玉

有七朵花苞,开花的君子兰似喇叭状,颜色为橙红色,有六片花瓣,由下向上渐宽,长形花瓣的下部为黄色,张开的花瓣中有七根细长的花杆顶着花蕊,均为柔和的黄色,若不注意呼口气,花蕊就有颤悠悠的感觉。又过了几天,再看时,发现还有两朵

花苞钻出了两片叶子的夹缝,准备盛开,顿时感慨这君子兰的顽强。那段时间,关注君子兰开花,成为我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。每天,要看它的变化。有时看着那娇美的花朵,就有一种喜悦。窗台上盛开的君子兰,带来了春天的欢喜,碧绿光亮的叶片,橙红色的花朵,还有黄色的花蕊,高雅、大气,成了一道风景。

窗外,绒绒的雪飞舞着;窗内,艳丽的君子兰怒放着。好似春的使者,笑吟吟地迎接春天。